

惡魔的腳



柯爾·溫爾／原著

趙長年／改寫

宇奇福／內文繪圖



序

●趙長年

「偵探小說中，最爲大家所熟悉的中心人物是誰？」

「名偵探夏洛克·福爾摩斯！」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會這樣說。可是，這部書的原作早已成了英國的古典作品，有許多地方已經不盡適合現代人閱讀了。因此，我們乃根據柯南·道爾的原著，用淺顯的文字予以改寫，以便大家更容易了解。

我們這部「福爾摩斯全集」共二十本，比過去坊間看到的中文譯本所收集的多出很多，所以其中有很多故事是從來沒有被介紹到我國來的，而且由於改寫得法，讀來更爲有趣。



人物介紹



福爾摩斯：世界名偵探，是個具有特殊偵探才智的人。由於過度用腦筋，導致醫生囑咐，與密友華生遷居某鄉村療養，可是，在那兒卻碰到了一樁「惡魔的齒」的怪案。



華生：是福爾摩斯的密友。兩人曾共同合作偵破無數案件，這次又參與「惡魔的齒」等怪案的偵察，並把案情予以詳細記錄，撰寫成書。自以為與福爾摩斯有同樣的偵探才智，但始終趕不上福爾摩斯。



賴文德海：村子裡教會的牧師。一向過著平靜的生活，突然碰到兩樁怪事，就委託福爾摩斯及華生偵查。他始終認為怪事的發生是惡魔在作祟，拚命在胸前畫十字。



杜里格尼斯：經常戴著一副墨鏡，和牧師同住在教會裡，有口吃的毛病，身材短小。某夜回家，第二天，兩個哥哥突然變成鴉子，妹妹慘死，不久，自己也在教堂裡自殺了。



施丹德：擁有博士學位的非洲大探險家，為國際間知名人物。因故鄉親戚家中發生慘案而折回，返家後本身也被捲入兇案中，聽從福爾摩斯的意見，最後終於解開謎底。



史密斯，研究熱帶植物的學者，是南洋群島一帶特殊熱帶植物的專家，知道傳染性熱病的治療法。回到倫敦後過著豪華生活，福爾摩斯幾立喪命在他的手中。



芭奧麗特·史密斯，是個絕世美人，連福爾摩斯和華生博士都為她的美貌驚異不已。她擔任鋼琴和音樂的家庭教師，居住於柯拉札斯家中，因怪事的發生，求助於福爾摩斯。



柯拉札斯：從非洲回到倫敦後，即與芭奧麗特·史密斯小姐相會，舉止高雅有禮，紳士風度十足，處處對她表示好感。芭奧麗特小姐也對他深信不疑。



史密斯：研究熱帶植物的學者，是南洋群島一帶特殊熱帶植物的專家，知道傳染性熱病的治療法。回到倫敦後過著豪華生活，福爾摩斯幾乎喪命在他的手中。



芭奧麗特·史密斯：是個絕世美人，連福爾摩斯和華生博士都為她的美貌驚異不已。她擔任鋼琴和音樂的家庭教師，居住於柯拉札斯家中，因怪事的發生，求助於福爾摩斯。



柯拉札斯：從非洲回到倫敦後，即與芭奧麗特·史密斯小姐相會，舉止高雅有禮，紳士風度十足，處處對她表示好感。芭奧麗特小姐也對他深信不疑。



韋德利：與柯拉札斯一同自非洲返回倫敦。面貌醜陋，芭奧麗特小姐非常厭惡他，但是他卻想要和她結婚，雖被拒絕，仍舊對芭奧麗特小姐糾纏不休。



安柏黎：是個年已六十餘歲的老人，從年輕時便經營一家商行。積有相當財產後建築新居，娶了一位年輕的妻子，看上去生活非常幸福美滿，但突然一貫如洗，乃委託福爾摩斯代為偵查。



巴卡：是地方上的一位名偵探，與福爾摩斯旗鼓相當，也具有驚人的偵探才智。此次兩人同時偵察一件案件，互相競爭，而為了想搶先破案，雙方都渾身解數，為自己的榮譽而努力。



目 錄

第一案 惡魔的腳	12
恐怖死亡·····	12
紅石子和白色的灰·····	49
殺人的白灰·····	66
惡魔的腳·····	83
第二案 臨死前的名探	
可怕的傳染病·····	94
用細菌殺人的魔王·····	113
逼真演出·····	127
第三案 憂傷的天使	
神祕男子·····	140
威武懾人的名探·····	190

第四案 安柏黎老人的金庫

綠色油漆……………212

新名探遇到名畜鬼……………229

巧妙的瓦斯殺人……………245

名探與名探格鬥……………259



第一案

惡魔的脚



恐怖死亡

和夏洛克·福爾摩斯這位有名的偵探同住一個房間裡，過著共同生活的我——華生，是個醫生，所以，對親如手足的好友福爾摩斯的健康情況加以關懷，是理所當然的事。

萬一，這位名探病倒了，那麼，許許多多來拜託他偵察案件的人，豈不是都要走投無路了嗎？

就像我心中所想的那樣，各色各樣的人把無奇不有的案件，拿來拜託福爾摩斯偵察。

可是，福爾摩斯本人對於這些客人，似乎有點不勝其煩了。

「唉！華生，都是你不好，寫什麼『名偵探福爾摩斯』，所以才有這麼多人來找我。可是，近來連一件有趣而夠勁兒的案子都沒有，現在連聽他們的

談話，都感到厭煩了！」

說著，他仰起了頭，瞪著眼睛，張望著天花板。突然他好像感到什麼痛楚似的，緊皺著眉頭。

福爾摩斯的臉色最近的確不太好，蒼蒼白白的，連臉型也變得又瘦又長。我知道，這是因為吸煙過度，運動不足，而且又很少到戶外接觸陽光的緣故；加以倫敦市內的空氣汙濁，有什麼必須研究的事情，動輒通宵不眠，一直要搞到天亮，所以，近來他的胃口也不太好，吃不了多少東西。

「既然那樣討厭客人，就暫時不要接見任何人。有趣而夠勁的案子，哪會經常有？現在，且先別去管這些，問題是，你願不願意聽我的忠告？」

福爾摩斯看到我那一本正經的態度，回答說：

「哈哈，忠告嗎？你不說我也猜得到，一天最少散步一小時；抽煙不得過度；要有充分的睡眠，不可以通宵達旦；吃東西要細嚼慢嚥；生活要有規律——大概就是這些吧？如果還有其他的話，倒願聆聽教益！」

「不，我所謂的忠告不是指這些。」

「那究竟是什麼呢？」

「去接受健康檢查！」

「哦？是命令嗎？」

「是忠告也是命令，一定要接受檢查！」

「倒有點像在嚇人，是閣下替我檢查嗎？」

「不！我是外科醫生，不能替你作健康檢查。」

「哦？原來你不替我檢查，那麼，我去拜託誰檢查才好呢？」

「拜託莫亞·埃艾博士。」

「呵！那是名醫嘛！你跟埃艾博士很熟嗎？」

「就是因為熟悉才要你去找他。我已經和他講好了，所以，才會逼著你

去呀！」

「這……這簡直是強制執行啦！」

福爾摩斯露出無可奈何的苦笑。

擔任國立大學教授，並兼該大學附屬醫院內科主任的莫亞·埃艾博士，替福爾摩斯詳細檢查後，發表檢查結果說：

「自腦至全身的神經，特別是心臟的神經已經失去了平衡；血壓也很高，頸動脈內聽得到雜音。現在需要馬上易地療養，中止一切費神的工作，要不然，今後的健康就無法保證了。」

這一下，可把平時極為頑強的福爾摩斯給說服了。他從大學附屬醫院回到培格路我們的宿舍以後，一見面便對我說：

「搬家，搬家！我們搬家！埃艾博士說的，一定得易地療養才行，地點由你去選擇。」

啊！爲了易地療養而搬家，竟使我們碰到「兩件怪現象」。不用說，這些事情的發生，在事先我是沒有料到的。

西部地方的康瓦耳半島長長的伸向大西洋海中，在尖端的地方，有好幾

個村莊，我就選擇了這個地方作為我和福爾摩斯的新居住地。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那裡非常清靜，而且氣候、空氣都很好。

村子的名字叫做「奧拉斯」，我們就在那兒租下了一幢建造在山崗上的白色小屋子。我們沒有雇女傭，下廚房、掃地一切都由我和福爾摩斯兩人親自動手。不出我所料，這裡由於靠近海岸，所以空氣非常好，陽光柔和；肉、魚、蔬菜也都很新鮮，連牛乳也是現擠的。

過了大概有十天，我興奮的向福爾摩斯說：

「喂，在這種地方，假使你還不能恢復健康的話，那就怪了！」

臉色已經好轉的福爾摩斯回答說：

「託你的福，的確已經好多了，而且飯量也增加了。可是，老是被你在一旁監視著，真有點吃不消呀！」

「嘿，我雖然隨時在監視著你，可是，你還不是照樣常常溜出去。到底你去些什麼地方呢？」

在一起吧？」看樣子，這村子的人對我們兩個有很大的興趣哩，我們一塊兒去拜訪他們如何？」

「好呀！那位牧師叫什麼名字？」

「名字有點兒怪，叫賴文德海。」

於是，我和福爾摩斯就去拜訪這位賴文德海牧師。但是，我們兩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竟會因此而碰到這個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惡魔的腳」的怪事件。

牧師賴文德海住在村子的教會裡，沒有太太，年紀約三十三、四歲，長得胖胖的，一張溫厚和氣的圓臉，充分表現出牧師特有的氣質。他睜著圓溜溜的眼睛，向我和福爾摩斯表示由衷的歡迎：

「難得二位光臨，非常歡迎！」

教會中，那位和他住在一起研究原始人生活的朋友，名字也是怪裡怪氣的，他叫莫季馬·杜里格尼斯。大約二十二、三歲，瘦瘦的，皮膚黑黑的，

個子矮矮的，鼻梁上架著一副墨鏡，背駝得很厲害。當我一看到他這副怪樣子的時候，感到十分憐憫。啊！真可憐，這不是一個半殘廢的人嗎？

牧師賴文德海和我們談得很起勁，可是，莫季馬·杜里格尼斯卻默默的，一聲不響，一直在凝神思考。所以，當我們回到家裡以後，我便談向福爾摩斯問道：

「莫季馬·杜里格尼斯，名字怪，樣子怪，我看他脾氣也怪，你說是不是？」

「嗯，我覺得這個人好像有什麼心事，而勉強抑制住痛苦似的；賴文德海牧師卻是個爽朗的人。」

福爾摩斯立刻下了這麼一個判語。

又過了三天，那是一個星期二的早晨，我和福爾摩斯在早餐以後稍事休息。

「到海濱去遛遛吧？今兒天氣很好嘛！」

當我正在這樣勸福爾摩斯出去散步的時候，忽然，從走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一瞬間，衝進房間裡來的，竟是牧師賴文德海和憂鬱的杜里格尼斯，兩人的面色都鐵青著。

「福爾摩斯先生！」賴文德海牧師站住後，就以顫抖的聲調說：

「昨天晚上，發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是椿想像不到的怪事。你和華生醫生搬來這裡，也許就是神的恩旨，阿門！」

說罷，便用右手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怪事」呀？即使真有這件事，可是，你目前正在靜養，爲了要及早恢復健康，是不能花腦筋去辦案的，別去呀！

我以眼色暗示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好像領會了我的意思，而發出一陣苦笑。

沒關係，不用擔心。

他也以眼色這樣回答我，然後，指著身邊的一張長沙發，向賴文德海和

杜里格尼斯說：

「請坐。所謂『想像不到的怪事』大概不是牧師先生所發現的，而是杜里格尼斯先生吧？現在，就請杜里格尼斯先生把這件事情說出來，讓我們聽聽吧！」福爾摩斯突然興趣盎然。

「對……對……是我發現的……」

戴著墨鏡的杜里格尼斯看來吃了一驚：「爲……爲什麼你知道是我發現的？」

他結結巴巴的問。

這個時候，我心想：

「嘿！這點我也知道呀！」

杜里格尼斯穿戴得很整齊，可是牧師呢？領帶結得斜斜的，衣服也歪扭著，一看就知道是在匆忙中，慌慌張張穿上的。因此，一定是從杜里格尼斯口中聽到那件「想像不到的怪事」後，慌忙的穿起衣服，飛奔到這裡來的。



